

思想者营地

漫画创作中的“投影法”

李化球

晚上，一盏油灯前，大人用两只手或分、或合、或翻转，这时，墙壁上便会呈现出各种动物的黑影：一会儿是一只鸡，一会儿是一条狗，一会儿是一只兔，一会儿又是一匹马，栩栩如生，十分有趣。这是我记忆中儿时看到的“手影”游戏。想不到如今的漫画家们，也在利用光线对物体照射形成的投影，创作出一些别有风趣的漫画来。

有这样一幅漫画：一个人正在为建一座水电站竖起一根电线杆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麦田里出现了电线杆的投影：一个“丰”字。这预示着水电站的建立将给农业带来丰收。

著名漫画家刘雁，在漫画《危险的嗜好》中，画了一个人拿着一个打火机打火，点燃在口中叼着的一支烟。这时，他侧边的墙壁上出现了可怕的投影：一个人拿着一把手枪正对准自己。漫画警示：吸烟无异于慢性自杀。

著名漫画家徐鹏飞有这样一幅连环漫画《省了三分钱》。画中，一个人提着菜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。他自始至终，转悠了四个地方。前三个地方，菜的标价分别为每斤0.15元、0.14元和0.13元，他总是嫌贵。直至最后一处看到每斤0.12元，他才买了菜。他终于省了几分钱，但这几分钱是用大半天时间换来的。我们从哪里得知他买菜花了大半天时间呢？答案是太阳照射下他在地面上的投影：

从开始投向西边的长影（早晨）到慢慢地东移（上午），再到投向东边的长影（下午）。一些市民生活节奏特慢，总认为时间不值钱。此作就是对这类人物心理的生动描绘。

下面讲的是我的三幅“投影”漫画。

大街上，站着一个人袖手的人。另外一处站着一个人拿匕首的人。人们从他们面前经过。结果我们看到：那位袖手者在地面的投影处踩满了脚印，而在那个持匕首者的投影处却不见一个脚印，原来人们是绕开他的投影走的。这幅题为《一种心态》的漫画，刻画了人们的一种常见心态：对一些“恶人”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嘛！

晚上，一位员工看到厂长办公室墙壁上，出现了一个人正在给厂长送礼的投影。后来真相大白，这个人送的“礼”是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书。如果说，这幅《厂长收“礼”》的漫画，讲的是一场误会，那末，下面这幅《身正还怕影子斜》的漫画，却与误会是两码事：一名女子站在靠墙处，几米开外的地方站着一名男子。墙壁上出现了男子的投影，投影的头部与女子的头部有点靠近。这样一个原来“无事”的场景，却成了一名长舌妇“生非”的由头，她见到后说男子不正规。如此捕风捉“影”而捏造莫须有的罪名，岂不令人啼笑皆非！

俚语赏释

“挑水寻错了码头”

(外五则)

许文华

以前，山村的小江、小河的水都较纯净，人们的卫生要求也没现在这么高，所以常常到小江、小河取水饮用。但从卫生起见，取水的码头与洗衣、洗菜的码头是有别的：洗衣、洗菜不能到挑水的码头去，以免弄脏饮用水源。此俚语常用来比喻人办事找错了地方或对象，也用来比喻人撒气找错了对象。

“桐木树钉钉子——只图钉得进”

桐木树，通常是指泡桐和油桐（梧桐树武冈较少）。桐木树木质松软，钉钉子很容易——既然容易钉，就钉深些吧。此俚语是指，摊派任务时，容易被说服接受任务的人往往被反复多次摊派。

“头发卡个人不死，做出一番恶人心”

投一根头发到别人的食物里，虽然别人吃了卡不死，但这是投头发的人起了害人心思的体现。此俚语指做损害别人的事情，即使危害结果再小，但是起了害人的心事就大了。

“挖埫寻蛇打”

埫(ǎn)，本指点种植物种子时挖的小坑。武冈方言中，把供蛇、蟹、泥鳅等居住的孔穴也叫“埫”。此俚语是说，看到可能有蛇藏身的孔穴都给它挖开，发现里面有蛇，就将蛇打死。常用来比喻某人做事违背常情，无事找事。

过去，老百姓认为蛇咬人，是人的天敌，所以看见蛇就要将其打死。但蛇不主动攻击人，蛇

在埫里，不会对人造成威胁，没有必要挖开洞穴将其打死。见孔洞则挖，挖出蛇再将其打死就不符合常情，也没有实际意义。本俚语不是赞颂某人除恶务尽，而是责备其无事找事，太无聊。

“外面有个抓钱手，屋里有个聚宝盆”

抓钱手，指在外赚钱的人。聚宝盆，比喻善于持家、聚集财富的人。此俚语是说，丈夫在外努力赚钱，妻子在屋里勤俭持家。这是对勤奋努力、勤俭持家的夫妻的褒奖。

“外孙外崽，吃呱飞走”

外崽，这里指外甥。呱，武冈方言里读guà，助词，相当于“了”。此俚语是说，外孙、外甥到你家里来做客，吃了饭食就飞快地离去了。言外之意，外孙、外甥不像孙子、侄子，后者是这个家族的成员，与这个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。

本俚语与“天千莫望云头雨，饿死莫望郎和女”相似，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。孙子与祖父母、外孙与外祖父母本是同一亲等的祖孙关系。外甥与舅舅、姨妈，侄子与叔叔、姑妈，也是同一亲等的旁系血亲关系。但在旧社会，由于孙子、侄子与本家族同姓，就被视为是本家族自己人，外孙、外甥因不是本族姓氏，就被视作外人。

现在，时代不同了，我们不仅在法律上，而且在事实上也已基本实现了男女的平等。“外孙外崽，吃呱飞走”这一俚语，已不合时宜。

(许文华，武冈市作协会员)

周敦颐与新宁谏议书院

周晓波

周敦颐是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，原名周敦实，字茂叔，谥号元公，世称濂溪先生。黄宗羲的《宋元学案》这样评价他：“孔孟而后，汉儒止有传经之学，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元公崛起，二程嗣之。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，端数元公之破暗也。”

清人吴嗣富《濂溪书院碑记》：“尝考志书所载，胜迹为多，其间最著者有二：曰甘棠渡，曰濂溪祠……一以政绩传，一以道脉传也。”甘棠渡，是纪念西周初年召公奭开开发邵阳的功绩；濂溪祠，是纪念宋代周敦颐先生在邵阳讲学布道。

岳麓书院正殿悬挂着一块匾额“道南正脉”，是乾隆皇帝御书，肯定岳麓书院传播的湖湘学说，是理学向南传播的正统。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有对联：“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；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。”高度评价周敦颐是湖湘文化的奠基者。

“吾道南来”，与著名典故“程门立雪”有关。北宋哲学家杨时，初次拜见程颐时，程颐正瞑目而坐，杨时侍立门外。程颐一觉醒来，门外已经雪深一尺。这就是“程门立雪”。后来杨时以师礼见程颐（程颐之兄）于颍昌，回去的时候，程颐有“吾道南矣”之叹。

新宁金城书院正殿悬挂有“道南一脉”的匾额，意在揭示新宁的文脉源流，是周敦颐开创的“道南学脉”的一支。宋治平四年(1067)，周敦颐任邵州代理知州，修建学校，讲学布道，还辟池种莲，留下诸多遗迹。尽管他在邵阳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但给邵阳留下的影响极为深远。邵阳所辖诸县，到目前为止，唯独新宁发现了周敦颐的两处遗迹：马头桥镇的“马头桥记碑”和金石镇犁头湾绝壁上的摩崖石刻“万古堤防”。

周敦颐摄邵州时，别的县不去，为何要来偏远山区新宁？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

时间，一直找不到答案。2020年秋，受新宁县政协委托，挖掘整理新宁书院文化过程中，接触了大量文献，这一困惑迎刃而解。

同治《武冈州志》载：“马头桥记碑，周濂溪撰。在州溪南里，字漫漶莫能辨。”马头桥镇周氏宗祠石刻对联：“桥畔残碑濂溪故景；云间石洞谏议遗风。”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，是周敦颐曾到新宁马头桥镇的有力证据。这里值得说明的是，北宋时，马头桥镇隶属武冈县紫阳乡溪南里。自宋至民国，此处一直都是武冈辖区，1956年划归新宁。

周敦颐到新宁马头桥镇视察的理由是什么？2019年，新宁县马头桥镇坪山村发现北宋书院遗址。据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《湖南书院史稿》一书统计，唐代全国约有50所书院，湖南约8所，邵阳一带没有；北宋书院73所，湖南约12所，邵阳就是马头桥镇坪山村这一所。宋太平兴国年间(976—983)，邵阳人周仪创建了石室书院。周仪为雍熙二年进士，后致仕回原籍创建书院。因其青年时代读书“紫云石室”，书院便命名为“石室书院”。又因其曾为谏议大夫，后人便将书院改为“谏议书院”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此书院还有紫阳书院、桂庄书院等称谓。

《周氏族谱》中有“紫阳书院示意图”，上面明确标注书院周围的风物，有翠岩洞、防空墓、山星寺，以及松坡、清峰峡、琼玉林等八景摩崖石刻。目前，已经找到了防空墓和“翠岩”“三星寺大修”“松坡”三处摩崖石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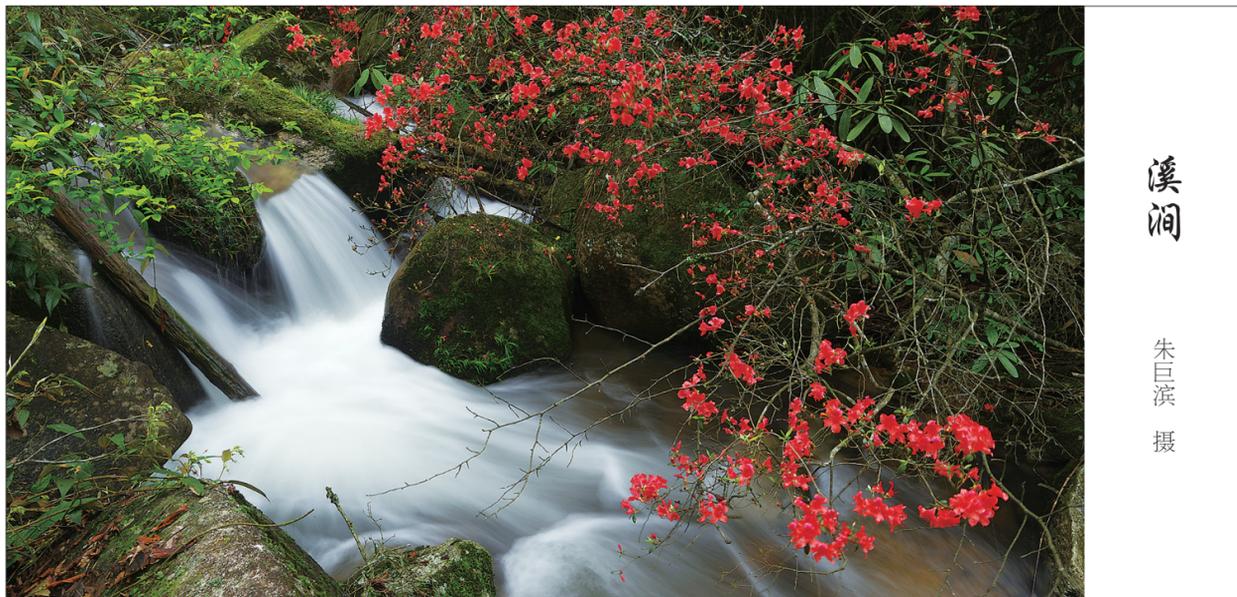
谏议书院与岳麓书院几乎是同一时期创立，创始人周仪，为宋代赫赫有名的大儒。周仪是北宋邵州第一名进士，子周湛、孙周钦也考中进士，史称“宋三周”。史料记载，周仪第二个儿子周朝和第七代孙周昉也考中进士。周氏一门五进士，被《湖南教育史》尊为湖南第一进士家族。周湛是北宋

时期的朝廷重臣，是著名的廉官循吏。《宋史》有周湛传，详细记录了他的事迹。

谏议书院是湘西南第一所书院，在湘西南儒学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辐射作用。唐朝柳宗元《武冈铭》记载，元和七年(812)时，武冈还是“黔巫东鄙，蛮獠杂扰”的偏蛮之地。南宋末期文天祥《武冈军学奎文阁记》记载：“虽洞窟林麓，人去其陋，遣子就学，咸知趋向彬彬儒风。”从唐元和年间到南宋末期文天祥时代，四百多年，武冈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，由粗野蛮横趋向“彬彬儒风”。周仪在书院布道讲学，影响非常广泛。《武冈州志》载：“邵人多从之游。”《周氏族谱》说：“讲学多年，门徒数百，湖南名士，多受学矣。”从这些记述中，可以推断书院当时的规模和影响。

坐落在新宁马头桥镇的“谏议书院”，诞生了“湖南第一进士家族”，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巨大深远的影响。作为邵州代理知州，又特别重视教育的周敦颐，自然要去书院考察调研。而且，新宁周家与周敦颐家族同为周姓，都是湖南豪门大族，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。周敦颐造访谏议书院，其实包涵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交流，也可以说，其理学思想的完善、成熟，及其学术著作《通书》的诞生，与“湖南第一进士家族”的新宁周家，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。周敦颐在考察中发现周仪捐资修建的马头、三心、石洞三座石桥，敬仰之心油然而生，便撰文立碑，记述周仪捐资修桥的事迹。

(周晓波，新宁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溪涧

朱巨滨 摄

投稿琐忆

楚木湘魂

2012年的秋天，我在被重重青山包围起来的孤寂的校舍里，向《邵阳日报》发出了第一篇稿子。我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顺利，文章不久之后就见报了。我已经不记得第一篇是什么题目，写了什么内容。确定无疑的是，文章的顺利见报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和些许虚荣心。虽然之前也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，但这次是在作者与编辑彼此完全陌生的情形下发表的，不掺一点人情世故，这对我来说具有开荒一样的意义。

感谢当时的编辑马笑泉，彼此素昧平生，而我又是无数自由投稿者中沉默且无名的一个，他竟然注意到了我的投稿。在后来的几年中，他又陆续给我发表过很多稿子，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和我之间有特殊的交情。但事实上他未必知道我的性别，而我也仅仅知道一个“百度”上的马笑泉。

后来，看到马笑泉先生陆续出版的《迷城》《银行档案》《巫地传说》等小说，我才更清

晰地知道他的博学精深，想必他看我那些东西应该是感到幼稚且做作的。但他能俯下身子，放下他的专业水准，给我和像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以慷慨的鼓励。

那些刊发了我文章的报纸我都没法找了来，仔细地保留着。有一次母亲熏猪血丸子，找不到合适的纸，好巧不巧地在我房里翻到了这些“宝藏”，拿去垫的垫，铺的铺，还大方地赠了一些给邻居。等我发现时，已经是十多天后。我不想多一个人沮丧，便风轻云淡地说都有备份。

马笑泉先生离开后，接任编辑副刊的是刘振华。有一次我在楚辞研究专家易重廉老师的书房里，意外偶遇了刘振华，居然是一个大男孩而不是一个大叔。他一身书香地站在

那里，很气派的感觉，对德高望重的易老师和乡下来的我们都礼貌而谦虚。让我感动又惭愧的是，遇到我的稿子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，刘编辑都帮我改了。我自己也在做一个公众号，懂得改稿这种替人做嫁衣的事有多么麻烦且痛苦。

我非常感谢两任编辑给我发稿，同时也感谢他们将有些稿子按下没给发表。如今想来，有些稿子是为发表而写的，带了肤浅的欲望；有些稿子是人云亦云，拾人牙慧的；有些未免不是为赋新词说愁的。这些稿子没有发出来，于我是一种含蓄的鞭策和保护，使我能静下

心来反思。

两任副刊版面的编辑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简单纯粹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。坊间传说，一些期刊，作者与编辑存在利益交换，或者只重名家。但是我在这两任编辑这里，却有着这样的感受：他们既严格又宽容；除了文章的问题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

此外，我保留了两张《邵阳日报》的稿费单，反正金额也小，就留着纪念我与她之间的缘分。

由于性格、见识、天赋、家庭与工作等等的原因，我始终未能突破自己，始终只是个不入流的文学爱好者。但是编辑的情义不可抹煞，不可忘记，在此说一声“谢谢”！

(楚木湘魂，任职于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